



第179期 · 2026年9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施無畏者

青楓：有信眾讀誦《普門品》，此經是集中敘述觀世音菩薩指導對世間人修德行。經內有一句說：「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，於怖畏急難之中，能施無畏，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『施無畏者』。」請問大和尚，對於觀世音菩薩的稱為「施無畏者」，我們應該怎樣理解？

修智：我們都曉得「布施」分三種：財布施、法布施，及無畏布施，而觀世音菩薩能有「施無畏者」這稱號，可見祂在這方面是受到我們共同敬仰。我們學習「施無畏」，首先要認識自身在這方面的條件。條件是什麼呢？那就是財布施與法布施，財布施是指你有沒有福德，法布施則屬於智慧！除了在這兩方面要有條件，但更重要的一個條件是肯去幫助別人，這是最大的動力。如果沒有幫助別

人這動力，會有成就嗎？我們看觀世音菩薩，祂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具慈悲心，十分樂意幫人，這就具備「施無畏」的條件了。但不可錯解這「具慈悲心」，而遭濫用。各人所作善業，將受樂果；倘作惡業，必受苦果。菩薩拔苦與樂，只是警惕我們止惡行善，而不是改變所作種種業。

青楓：我們看《普門品》也好，在日常生活接觸上談論觀世音菩薩也好，都是從祂的慈悲心、助人心上多所認識了解的，所以，我們心中早就建立了觀世音菩薩也名之為「施無畏者」這稱號。在《普門品》裡看到一句說：「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」，強調「一心」者，即是告訴我們除了要專注，一心一意的專注，這不僅是敬重問題，也同時是集



滿有深意

在妙法寺內，每次看到這曼陀蘿開花，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去觀看，有時更不自禁「打卡」。就因為看上去特別有意思，原因是這幾株曼陀蘿都是栽種在一棵菩提樹下。你試想想——菩提樹下的曼陀蘿，這不是別有深意嗎？它都加深了我們對佛法的敬重，也同時令我們有很好的聯想。



中注視力，要集中，不能隨隨便便，不可以這樣理解？

修智：可以呀！我們好些時都覺得，有些信眾在念經、念佛號時，這「一心」者，除了要一心一意的專注，更重要的是與諸佛菩薩的慈悲心一致，所以這「一心」是指與諸佛菩薩的慈心悲願的心是「同一心」。我們看「經」除了專注，對如何理解經文同樣重要，有些經文我們亦不能從表面上看。透過表面，我們要認識到它實際上是什麼意旨，譬如《普門品》內有這樣一則經文：「若有女人，設欲求男，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設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，宿植德本，眾人敬愛。」乍看起來，很容易連想到「送子觀音」，這可是誤解經文啊！如果是「老女人」，生理上都不能生兒育女啦，還怎樣求男生女？

青楓：是呀！表面上我們看這是求生男生女，實際上呢？觀世音菩薩通過這表面的字義去說明些什麼道理？

修智：所講求男，是指要修福德智慧；所講求女，是指要心地端正、慈心悲願。這個

「女」加「子」字，不就是個「好」字嗎？所以求平安吉祥，則需要具備福德智慧且有慈心悲願，樂於助人。當一個人沒有福德智慧，生活是不理想的。但如果有了福德智慧，而心地不正，是個很可怕的人，這類人會為世間上招至種種不幸災禍。我們讀誦佛經，除了在事上了解講感應，更重要是如理思惟，事理圓融，才能在修行路上有所裨益。

青楓：《普門品》有一段「或在須彌峯，為人所推墮，念彼觀音力，如日虛空住。」事上容易明白，站在高處，倘若被人所推，墮落時必然有損傷。如果念誦觀世音菩薩，蒙菩薩感應，可以安全無礙。在理上，又應如何體會呢？

修智：在理上，我們應該思惟，如果我們不站在高危的地方，會不會被人所推，而墮落。所以這所謂「高處」是指人的「貢高我慢」、「氣焰囂張」，才會被人挑戰。

在《普門品》教導我們除了要修福德智慧，更要心地端正，具備慈心悲願，切忌「貢高我慢」、「氣焰囂張」，這才具備稱為「施無畏者」的本錢。

帶點歡樂

每次在灣仔「喜帖街」行走，都會或多或少地帶出一點歡樂。原因是這條新街道建成之後，都來一道「大紅燈籠高高掛」的景點，這不但增加了它的歡樂之情，也同時成了遊客的「打卡」熱點！不、不僅遊客，就算是我們這些「香港仔」，也同樣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機拍照了。不僅是「空鏡頭」，自己也伸長了手作自得其樂的自拍。

香港人生活環境也隨著世局變遷而有所改變了，人們臉上多了一點「生活的憂鬱」！那麼，讓我們的周遭多塗抹點喜悅色彩，多帶點歡樂吧！



佛語 (三十四)

紅塵濁世

一次突然被問起：「何以以蓮花作為佛教花之一？有特別原因嗎？」原因，可以從多方面去說，特別是在今天我們看問題必須從多角度去衡量比較。對於蓮花於佛教，無論怎麼說都好，大抵都會聯想到：「蓮花，出淤泥而不染」吧？在佛教裡，以蓮花象徵淨潔，是大家共同點頭稱是之事。

《四十二章經》裡說：「處於濁世，當如蓮花，不為泥所污！」就是這麼一個說法吧！這句話有一點與比喻蓮花高潔同樣重要的，是「處於濁世」這四字，濁世，指我們這塵世間，塵世間當然有不少混濁。你在這混濁中如何立足？這便是處世問題，淤泥就是象徵紅塵濁世了，而在淤泥中長出來的蓮花居然能如此明亮高潔，它真是我們學習好榜樣。

好好珍惜

《四十二章經》裡有這樣一句——佛說，「當念心中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無我者。我既都無，其如幻耳！」你對這句話怎樣理解？首先看甚麼是「四大」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風是也，以此四類而比喻身體的結構，此亦讓我們也曉得，這「四大」是屬於地、水、火、風性質，則根本不是我們自己的。

好了，既不屬於自己，如何處理？如果不真正地好好的體會接下來那一句：「我既都無，其如幻耳！」很容易產生誤會——既不屬於自己，不妨糟踐，是不是這樣？若果這樣理解，則不妨套用一句俗語說：「真係死得人多！」我們實際的理解，可以這樣認為：它既不是屬於自己的本有，今天有了，我們更要好好珍惜它。

棄之可也

《四十二章經》裡說——

「佛言：人從愛欲生憂，從憂生怖，若離於愛，何憂何怖。」這句話祇要我們正確地理解「愛欲」兩字，問題便容易明白，而且這都是簡單易明的「生活道理」。

——「愛欲」者，不是指一般正常的愛，而是一份貪念作祟的欲望，不正確、不正常的。我們平日裡對一些問題的看法，也很簡單，譬如說：「吸煙傷身，吸煙危害康！」如何是好？還用說嗎？戒煙就是了。所以說，如果你認為那樣做會帶來隱憂恐怖，棄之可也！我們平日裡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煩惱，就因為對一些無謂事「攔住唔放」。

「守真」

依然讓我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裡取題材！經說：

「沙門問佛：何者為善？何者最大？」佛言：行道守真者善，志與道合者大。」

所謂「守真」，那是說守着本性，儒學裡，孟子曰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……」本心是善良的，如果我們守着這本性，不是一切都很好嗎？切忌讓外間一些邪惡邪事影響自己，至於「何者最大」，其實與「何者為善」的道理都是一樣的——守着本真最重要，不為邪念影響，我們平日最容易犯的事情就是，「明知故犯」。——明知而故犯，不妨問心一句：是不是好蠢？及早戒之可也！

端莊與慈悲



一位寫畫佛友來到妙法寺看過我一幅山水畫後閒聊幾句，她說：「我平時喜歡寫心經、畫觀音像，請問：觀音應該怎樣畫？」用上「應該」兩字，非要嚴肅地想想不可。不過，我還是堅持自己一向的看法：「無論是佛像、菩薩像，都祇是外相。相由心生，你心中怎麼想便怎麼處理吧！觀音還有男相與女相之說，你怎樣去處理呢？我看，繪寫觀像還是謹記兩點便好，那是形相上顯露的端莊與慈悲。在我心目中的觀音就是這樣一種境界，你認為如何？」



佛教無神論質疑

· 本 源 ·

(原刊於一九九〇年一月《內明》第二一四期)

「佛教是無神論」的觀點，幾乎在海內外善知識中「一鼓定音」，並做為區別佛教與其他宗教的一個重要標誌。然而，在《法音》八七年第五期和八八年第六期中，出現了「佛教又是有神論」講法的二篇文章。（見游有維『關於「佛教無神論」的進一步研究」、圓明『關於「佛教無神論研究」小議』）到底佛教是有神論耶？是無神耶？這是關係到釋迦正法思想能否如法地發揚光大的大是大非問題，容不得半點含糊。難道我們可以允許在猶如「諸法因緣生」的說教中，又摻進去諸法無因緣生的論調嗎？對此，我們只能抱着「依法不依人」的態度，去面對問題，澄清是非。

弘一大師曾經在福建安海龍山寺開講「佛法十疑論」時說「佛法非宗教」，但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，我們不妨也把佛教看成為一種宗教來分析。應該正視，包括佛教在內的世界一切宗教，在它們各自的經典、論著以及言說中，都離不開「神」這一概念的存在。然而問題並不在此，而在於我們如何去面對「神」這一概念的範疇涵義。概念皆有其特定的範疇，它規定着人們不同理想思維的特色。例如，「氣」這一概念，它在物理學上與在中醫學上的涵義是有區別的，這是不難理解的問題。在宗教領域內，作為概念的「神」，也依不同宗教的理論思維的特色而包含着不同的範疇涵義。存在於佛教之外的世界其他宗教，一般都把「神」規定為超自然的全能的形象，或

者是某種高踞於世界至高無上的力量。如基督教的上帝，就被認為是世界的創造者，是主宰宇宙間所發生的一切及決定人類命運的神。此時，「神」這一概念則被賦於實體範疇的涵義，它作為靈魂的精神實體而存在。那麼在佛教範圍內，「神」的範疇涵義是甚麼呢？首先要明確到，佛教總體上的理論思維的特色，是從釋迦緣起法則的源泉中流出來的。所謂「此有故彼有、此無故彼無；此生故彼生、此滅故彼滅」（彌勒『佛說緣生偈』）意思是說，一切事物直至整個宇宙都是在一定的因素和關係中，依自身的發展規律而形成或消失的。因此不存在固定不變的實體，包括佛這一對象，也包括神這一東西。「佛之所以成其為佛，正因為他認識了這個規律，並根據這個規律斷惑證真才成佛。而且從本質上說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世界一切有情都可以遵循這個規律達到與佛平等的地位。」（賈題韜語，據《法音》八七年第三期德明『打開人生奧秘之門』）此時，「佛」這一概念屬於功德能範疇，它作為啟發、覺智的內在力量同一切眾生的心性之中，並引導行者遵循緣起的規律去斷惑證真、契合佛的理體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們應該認識到「佛是人而不是神」（趙朴初語）的道理，而神亦因此被賦於與人差不多的力量。事實上，佛教經論中「神」這一概念的存在，往往以「神通」、「神變」的方式出現。它是行者在遵循緣起規律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一種精神境界，

屬於功能範疇。

人的精神作用是不因個體的死亡而消失的，它能夠依意識的各種存在方式代代相傳，並借助於信息的功能反過來影響和決定人的思想或行為。大乘唯識學所論證的阿賴耶識緣起，以及阿賴耶識的異熟能變，就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。（見筆者習作『試論阿賴耶識』和『關於唯識學上種子與異熟的說明』，刊『法音』八八年第二、三、九期）我們只能在這個前提下去說人的精神是不滅的道理，才符合唯識正法。游有維根據『成唯識論』說佛教又是有神論，不知從何講起？若分析其見解的實質原因，應是把以阿賴耶識為根本的識的涵義，歸結於實體範疇，如「神識」等，這是不適當的。值得一駁的是，圓明持何道理說「於是佛教部派大德們由色心二元論發展到唯識一元論」，並由此斷定佛教「生怕陷入（精神）斷滅論的泥坑」而「證明八識的存在」予是有「神的存在亦復如是」云云。必須指出，部派佛教系直接來自釋迦正法思想，它依據『阿含』聖典『三法印』的原則，把物質的「色」與精神的「心」統一於作為精神範疇的「蘊處界三科」進行把握，屬於哲學一元論。大乘唯識學

的理論，就建立在『阿含』聖典「三法印」以及「蘊處界三科」基礎上。（參學法法師『唯識史觀及其哲學』、聖嚴法師『印度佛教史』）因此，圓明把佛教有神論的觀點，建構在部派大德의思想和唯識學的理論上，是荒謬的。從理論思維的角度說，「神」在作為概念的範疇涵義的同時，又作為合意識目的性的觀念而存在。在人類認識長河中，就人的文化境觀而言，「神」在人們的觀念中已經被約定俗成化了一種精神實體的東西，並成為意識內與人多多少少相類似的存在物。因此，我們認定那一個宗教是有神論或者是無神論時，主要看它在自己的宗教意識內是否把「神」歸結於精神實體範疇。對此，佛教特別是大乘唯識學派，僅僅把「神」的出現看成是人類精神作用或認識能力的表現方式，它只不過是識的「遍計所執自性」之「實我」、「實法」的產生，必須予以揚。「佛教又是有神論」的講法，根本與唯識學掛不上鉤，這是不容置疑的。

在當前文化和科學日新月異的時勢因緣下，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要求我們應於大力提倡佛教無神論的觀點。當然，這是要有點龍樹菩薩的「破邪顯正」的精神的。



減壓之道

灣仔「喜帖街」除了那大紅燈籠的喜氣洋洋之外，還不時地在地面上擺設一些「玩意兒」。前些日子我們便可以看到好幾個卡通人物，不但小朋友看了喜孜孜地上前摸摸，連成年人也禁不住拍上幾幅照片以作留念。一座城市的街道，能適當地擺設這些，那是對市民大眾另一種減壓方式，很好，很好！

好一句「藏以致用」

——香港的文化宣傳推廣空間少



1907年京師大學堂畢業時的倫明

本地有些文化活動，似乎欠缺宣傳空間，甚至連「官方」或「非官方」的文化活動，在宣傳推廣上也有所欠缺。一些籌辦得出色的活動，很多時聽到「文友」、「畫友」或者一般愛好者說：「如果不是亂打亂撞，咁啱撞到，也不知道有這樣好的展出！」

筆者前些日子便遇上多次這樣的情況，譬如這個在中央圖書館一樓展出的「心膽四庫，枕經籍書」（倫明及其文化成就展），便是偶然的撞上而看到，實在精采。有關策展者、籌備內容者真是花上不少心血。這位東莞籍的大藏書家，出生於上世紀初，距今百多年了！相信曉得者不多。而細看這展覽，看他的履歷真有不少感人之處，特別是在介紹，文裡看到一個詞語，更不僅讓我肅然起敬，且還有所啟發的，這詞語是四個字——「藏以致用」！



收藏，不僅是個人愛好，更不是（珍而藏之）地密密收藏，而是為了供社會人士大眾使用，這是多麼值得致敬！這個展覽便讓我們學以致用了，收穫甚豐！而且也通過這次展出，看到倫文敘的書藝。

原來倫文敘是倫明家族的五世族叔祖。大家都曉得他是明代狀元（展出介紹其子倫以諒、倫以訓、倫以詵同樣中上進士，有「父子四元」之稱，真是美談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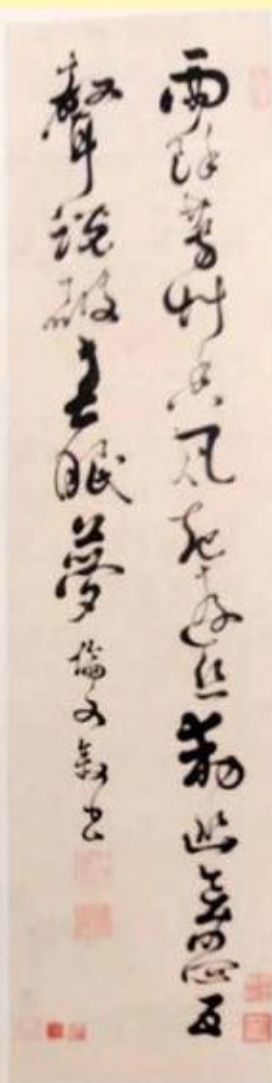
在展場上展出倫文敘一則草書，甚佳，且看上去是「大家風範」。

手迹釋文：

雨餘芳草香
風起遊絲動
幽禽四五聲
說破春眠夢



倫文敘画像



倫文敘书法

草书 挂轴 水墨纸本

虛雲禪語

深信因果

參禪人要深信因果，這裡舉二個公案。

一、波斯匿王相信佛法，娶釋種女，生子，名琉璃。琉璃幼時在迦毘羅衛城讀書，一天因戲坐佛的座位，被人拉了下來，並訓斥一頓。便懷恨在心，及至做了國王，即率大軍攻打迦毘羅衛城，將城裡居民，盡悉殺戮。佛頭痛三日，目連以神通力，將五百釋種攝在空中，那知放下來時，已盡化為血水。諸大弟子就此請佛說因緣。

佛說：「過去迦毘羅衛城旁有一大水池，時天旱水涸，池裡的魚類盡被村民取吃，最後剩下一尾最大的魚，也被烹殺，有一小孩為了好玩在魚頭上敲了三記。那尾大魚即今琉璃王，他率領的軍隊即過去池裡的魚類，那個小孩即我的前身，因在魚頭上敲了三記，現在要遭頭痛三日之根。」

這個公案說明定業難逃，因果可怕。

二、百丈一日上堂。下堂後各人都散去，獨一老人未去。百丈問他何事？答曰：「我是一老狐，前世是本寺的堂頭，因有學人問：『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？』我說：『不落因果』。因此五百年墮為野狐身，無法超脫，現請和尚慈悲開示，令我脫身！」百丈開示說：「不昧因果？」老狐聞之大悟，即禮謝說：「今承和尚開示，令我脫離狐身，我住在後山岩下，祈和尚以亡僧禮火化。」第二天，百丈率眾於後山岩下，撥出一頭死狐，用亡僧禮火葬。

上述兩則公案，告訴我們深信因果，是修道人的先決條件。否則，撥無因果，胡作妄為。非但道修不成，反而三途沉沒，無有出期。

對聯與「酸秀才」

寫對聯相信是我們方塊字的獨特特色，不但有趣，且更是別有深意的！——我說的是那些內容。寫格言、寫對聯這些，彷彿都是為了勵志、修身而來，很多出色的對聯，都教我們一再吟讀，且回味甚甘。

——隨意舉一例，大畫家李可染的名句：

可貴者膽

所要者魂

雖然這對聯是他以寫畫而言，即是告訴我們：寫畫要大膽落筆，但最要的還是那精神境界。

此言此語，不僅是對繪畫而言，放在其他方面，譬如說我們的處事作風吧，不也應是同一道理嗎？道理是共通的，所以，我們之喜愛讀格言、讀對聯，就是因為它能在多方面讓我們產生共鳴！

因此，如果有些格言、對聯又或者寫詩作詞的，喜歡用「典」，那就「不是味兒」了！有些人連行文、說話也喜歡，「典故」連篇的，這真是賣弄得可以，好嗎？我不敢恭維了。連清代那諧趣一生的書畫家鄭板橋也不例外，他有一對聯曰：

曾三顏四

禹寸陶分

你明白他說甚麼嗎？他故意地把四個人的言語列出。

曾三——指曾參說的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（若你不曉得曾參曾說過這句話，你便不曉得「曾三」指甚麼？）

顏四——指顏回說的「四勿」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

禹寸——禹在《淮南子》說：「大聖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！」

陶分——指陶侃說的「當惜分陰」

你看，你看，如果你不是早已曉得這些「景轟」，你曉得「曾三顏四，禹寸陶分」這對聯是說甚麼嗎？連鄭板橋都去作此賣弄，難怪「讀書人」被嘲諷為「酸秀才」。

看到《小王子》展覽

一天下午前往港島香港大學，看看有甚麼展覽？

這天有意料不到的收穫，原來正在展「小王子」。

「小王子」是甚麼？是一本很多人都有「集體回憶」的漫畫圖書。我們在港看到的中文版，當然是翻譯本。「小王子」首次面世是一九四三年，差不多一個世紀了。不少人都是由它伴着成長的，一如我們在香港看《兒童樂園》這類本地兒童雜誌。今天六、七十

歲的人說不定在兒童時也在追看《兒童樂園》的，——我也是！不過，我當年是無這麼多「閒錢」購買，都是「打書釘」的，大抵不少當年的兒童也像我一樣。

這次《小王子》的展覽，不但有多幅連環圖展出，也同時敘述了作者的生平，讓不少參觀者增加知識，此外，還有一些「立體塑像」的展出，內容頗為豐富。

現場所見，不少一些年輕婦女帶着小孩子到來參觀，大抵是他們也在向孩子們講述自己



當年是如何的喜歡這本故事書。

「小王子」是戰前出版的童話故事書，它幾十年來讓世人津津樂道，自有它的可讀性。作者安東尼·聖修伯里(一九〇〇——一九四四)，本身是飛機師。

這本書裡一些帶哲理的思維，在今天看來仍有它可堪咀嚼的味道，譬喻在今次展出裡強調的一些話語——

「審判自己比審判別人難得多。如果你能正確審判自己，那你就是一個真正的

智者。」

又譬如有這樣的話——

「……即使身處低谷，他仍然堅守一個信念：唯有在荒涼寂靜的沙漠中人才會感受到自身的存在。」

這些話語是可以令我們細細地思考一下的，這本《小王子》之成為歷久不衰的經典著作，也正因有它的實質價值吧！



固執與專注

· 陳青楓 ·

我們經常說：「一個人最好不要太固執！」這裡說的「固執」當然是屬於「負面」的，但我們亦同時重視一句言語，喚作「擇善而固執之！」

此語出自《禮記·中庸》，重點在「擇善」兩字，如果你在深思熟慮之下，認為此舉是沒錯，你便專注地堅持下去！半個世紀前，一句常說的口號：「堅持到底，就是勝利！」這實際上也是一句「擇善而固執之！」

楊師——善深大師，在一次授我山水

畫時，一邊閒聊的說上一句：「當年我用這個方法寫樹木、有朋友說：『善深呀，你懂不懂畫樹呀！』（很明顯，這話語的意思是指楊師不依『規範』、不依傳統去寫樹木。）楊師續言：『我心中有自己的想法：你今天看我的樹不像樹，那是我的技巧未到家，一旦成熟了，情況便大不同啦！』

往後，善深師的山水，被稱為「楊家山水」，當然包括了他獨樹一幟的樹叢表現法。有天，林湖奎大兄看到我的山水畫，說上一句：「你的樹木，是從你老師中



楊善深老師的樹

走出來的！」我點頭，完全同意他的說法，也同時很欣慰地聽到「走出來」三字，是說明了除了師承之外，還得有自己的個性風格。我想所有的師承者也得這樣吧！否則，千人一面的畫作還叫「作品」、還叫「創作」嗎？

今天，承蒙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朱萬章博士振臂高呼：「徵集嶺南畫派楊善深大師的作品捐贈，以豐富收藏與展覽！」真是一呼百諾，一下子我們這些善深門生及藏家友人熱烈響應；一下子已認捐了幾百幅

楊師作品，成為全球收藏楊善深作品最豐盛的一家博物館。

筆者寫本文時（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二日）已整理好逾二十幅老師的課徒畫稿，待裝裱完成後悉數捐出。

看着老師這一幅幅畫作，百感交集，他授我以畫，他令我領悟到「擇善而固執之！」的無比重要，以及無比的深沉力量！



楊老師對樹的寫法



筆者的樹



乍晴還陰

有天，「一位朋友突然問起：「易」兩個讀音，一讀「二」，另一讀「亦」。容易，當然讀「容二」，但「周易」呢？即是「易經」裡這個「易」，究竟讀「二經」還是讀「亦經」？

這樣一問，很自然地立即試讀，——我們都習慣讀「亦經」，讀這個「亦」音，很自然地聯繫到交換，或者運算吧？「易經」也好，「周易」也好，實際上也是，種「運算」。

「明白了！」朋友說：「這個『易』字的寫法，是上方一個『日』下方一個『勿』字！這樣的結合又有甚麼特殊意義？」

「我看上方一個『日』字，較容易理解，很自然與太陽有關。那麼，下方這個『勿』呢？『勿』字，意思是『不』，這難道說『易』即是等於說『不是太陽』嗎？雖然不是這意思，原來在文字開始之初，那『勿』字是放左旁，寫三撇的，就是象徵陽光的放射，至於右方的日，則寫成像半邊太陽，這都是從象形而來。更有趣的地方是『右半邊太陽左放射』也可以相反過來——左半邊太陽右放射，兩者都是一樣的，是同一個字——代表易（亦音）。」

「噯！怎麼這樣有趣？又有特別意思嗎？」「有，那是代表乍晴乍陰的天空現象，你看不是很有趣嗎？探本尋源，我們去尋找一些字源，都會覺得很有趣！」

這一「一」

「說到這個「易」字，有時候我們又見到寫成「𪛗」的，即是在日、勿之間加上一橫，又是甚麼道理？」

「沒有道理，都是誤寫，不過，這個『𪛗』字，本來就與太陽這陽字通用，我們看揚手，以及場地之場，都有這一橫劃，可見文本身是一個借用的字義，基本上不單獨作一個字義，不同「易經」、「容易」這個的「易」字。

看了上述的字義結構，當我們寫「交易」之時，勿寫作「𪛗」。 「交易場」中間的「易」字加上一橫劃，那就等於交易有錯啦！話雖如此，今時今日如此的錯過是少的，祇是我們在意一下便好。